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勉齋集卷十六

宋 黄榦 撰

書十三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連辱書誨三復感慰旱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為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茍非其人徒為文具莫若且於部内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類管榦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

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旱便逐急糴米已糴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一升城之外帖然不見其為旱也漢川一邑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稑種頗多目前尚有可支吾至冬春間即發聚以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與鄂渚對岸例是齟齬亦只是頑以待之吾人去

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為累也六月初遣人丐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為此舉庶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疎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間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録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為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為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為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

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熱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録以所記年月為序如今去僞者番易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巳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絶不知蹤跡不知此録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録之人真是學者如子晦文漢卿丈之類絶少再相記録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為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為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榦後便更思之當

拜稟也

來諭趙制帥遏糴事想衆人皆不以為然吳勝之力與之爭契兄亦是正當賑濟之任故皆見其非此處利害之中者也榦初亦見其如此處置甚服其得策以告勝之勝之甚不樂後碁總得書亦與鄙見合以此一事觀之然後知世事之不可為也彼為制帥所慮者邊防耳盡空塞下之粟使邊民告饑盜賊間作外侮窺伺其利害不既重矣乎勝之初以通融之説慫之趙力拒之勝

之復以聞於朝廷朝廷從其說趙又力拒之二公正此為敵未知其孰勝甚可笑也要之趙之說為是趙之說若私而公彼所務者大所不及者漢陽鄂渚兩郡矣吳之說若公而實私非為十五州也且吳之請於朝乃曰乞只通融十五郡但不得過湖北界如此則兩淮江東西皆化外之國乎以此言語寫在紙上獨能安於心乎勝之號剛直人稱其賢到此亦甚歉然屢以書來問救荒之策亦只得以已見告之曹器遠在幕中尤大言無

當其他皆不濟事以此殊覺費力漢陽小國寡民本易處置初以情告之以為兩州相望莫若先定米價使之一樣使比之常年幾增一倍亦無可奈何米價既定則客旅之販米者不之東州則之西州吳不以為然一聽客人之高價其意以為可以致其來耳彼商賈何厭之有米價頓長幾不可通漢陽只得固守前說而嚴泄米之禁以是人物熙熙彼乃以為漢陽有米多方作威作勢欲奪而有之但付之嬉笑不與之競亦不為之屈貌

雖相與而心實不平也然亦决不至有他也趙公方嚴近見其一二事亦有不可及處所差人至州縣無一毫之擾勝之甚鄙之然恐未易輕也世事如此天象如此人物又如此以是尤使人不可一朝居也讀畢焚之

國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為之柰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為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沿淮

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刼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讐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辱不少今吾皆未見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榦失計此來無可言者非可丐閒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辟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亦但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

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吉父剛毅不茍可為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榦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顯介

承候也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獘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為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為非固可惡吾

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為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為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為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榦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榦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為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

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
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得所修祭禮來
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
官固以無暇觀書為恨閑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為撓因
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為之
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
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
屈致輸亦無力遠出不能攜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

於此極惓惓殊使人為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决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榦亦當齎粮為數月承教之欵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黄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黄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

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閒退之人所宜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為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此誠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人為之依歸皆

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為黨而激成其禍哉榦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為問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荅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稽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榦閒居甚適嗽疾亦為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禄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禄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

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録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為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為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為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為說以

為只是祭巳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為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

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

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摶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為但聚巳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著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真得蘇

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烟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刦及走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産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真有可慮目今米

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跡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救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為備他未有奇

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為榦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榦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模只住半年便為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慕吳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

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為丐祠之請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卻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録切不可删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為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判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并序語納去也

答林季亨書

榦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

以逼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為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為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制齊衰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李亨諸兄更朝夕伴勉毋令過毀乃幸

榦不審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為致意向民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日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

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頭巾著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著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為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為封殖計所在皆然翰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决不能勝脫身逺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畆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賛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温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為輕重也

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榦投老歸來引疾丐閒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貰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閒為期二月半閒此事可決也春事向

暖須至箕山為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欵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斡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厲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鋭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為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

惟吾身失其所以為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為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

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幹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幹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

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已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已凜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啟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辯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為陋而

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感歎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為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之志則幸矣

輪衰病不足齒比來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為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

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為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廹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為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翰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

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倘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葢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菴集中萬正淳録以呈晦菴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説却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幹碌碌如昨初以為貧勉強從仕諸公誤以為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即為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尚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本云而貧亦士之常也叔仲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為古人殊可傷悼想閭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餘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

言之矣契兄更為之議斡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冶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為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啟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之子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為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幹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泛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為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謚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為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

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為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遞來可也或逕託李倉為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榦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勉齋集卷十六

勉齋集卷十七

宋 黄榦 撰

書十四

與陳子華書韡

歸來數得欵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懐仰尊丈叅議之任已满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為策且得曲意奉承為佳榦到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

可恃也安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郡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二至感至感幹聞執事之感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益衰人物零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鳳皇也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為遂甘心没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茍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為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

事非難為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跡充積涵養斃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為哉窮通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較況又實有命焉幹不死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伯大

幹衰病之蹤不足齒郵去冬臈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

事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疴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丐祠亦以為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游談之助已三申朝廷無錢米邊事如此决未肯應付只得大膽便做無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事使得罪而去無可奈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亦可丐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實不應以二

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為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寛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粮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

榦自顧生平禀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早年侍晦翁杖履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揆間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倀倀既莫知其所歸向來從遊

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為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盖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跡去秋乃得戚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為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鋣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

而邪說詖行肝碎胆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黯翳也但自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名致而激發之耳尚幸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榦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欵語而别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悁仰忽辱台翰縷縷尤恂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

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斡老矣無以餬其口尚此竊禄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懐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為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為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

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虚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鄉諸長上為尤甚然亦以此刼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為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扣不得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虚度歳月誠可惜也一旱如此事甚可憂衰晩不才旦夕即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

之嚴亦去一大姦當塗之幸也

復黄會卿

榦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為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葺數椽架小樓樓成即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廾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

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為此書盡發聖賢底藴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徳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著落而無毫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用其力焉則天理流

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謹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為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確之

復黄清卿

榦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遊本圖閒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為無人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為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

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為非而别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榦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緣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瞻企而

已

復薛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胸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晳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髙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户廣大而精微髙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

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奥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奥精辯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髙明之見循循學問之實以聖賢不明為已憂毋以吾心所見為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閒也

答余瞻之

幹奉親幸安不足勤齒邮杜門閒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為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味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徒深健羡夏深倘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幹之撓七家兄多住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愈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幹固不敢屈長

者但城中廣闊復不能採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悵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并榦亦作一書便中煩蚤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為況甚適但云賑濟無效丐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折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夆皆然則甚可慮也榦廹親養未能絕意場

屋但覺力綿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著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幸毋惜

幹侍旁苟安不足勤齒卹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為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為會稽行道遠力綿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

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静否擴之兄為况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㑹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説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為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脱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録尚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涸為愧幹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

遠恨不能即欵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歛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已省察敬録呈陳士直字彦忠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字景陽泉同安人

復饒伯輿魯饒州餘干人

翰諸况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來諭為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

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
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
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
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
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
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
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
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

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為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智求知

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真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為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為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以是為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

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一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為一本恕為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為一之始貞當為一之終元當為萬之始

亨當爲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爲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里閭向道日篤不勝敬歎軫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悵

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絶者如綫向來從遊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没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説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不啻饑渇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亦然以為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説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盖以為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

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為見其為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為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置之也此間絶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久如何

也榦老且病亦謀山居庶得安静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榦諸况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為之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為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王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

將乖微言之將絶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幹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嘆矣惟以勉旃爲禱

幹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痛㢢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卻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

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已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别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為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

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為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率皇恐尚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于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

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為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開其端晦菴先生為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為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月之流行

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已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髙然察末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較之世俗之流蕩汨没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絶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翰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遊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

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確之卻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元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歎然常

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為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萬倍方知平生

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沈靜黙異日結裹為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来聞為况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𡚒生平所在守官不顧身命其所管𡚒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令思之全不濟事然𡚒素貧賤耐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

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幹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徧閱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須於鄉里尋箇張敬夫様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為諂也實是無第二人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

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高上語也幹已得子祠之命父兄之為子弟謀不過如是自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巉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隅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郤旋謀之也宋某者人品之最賤者項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但當斥絶之庶使堅若向

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為賢姊夫之薦為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即附去

復李隨甫書 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汩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

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為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為佳也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凌凋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求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即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祖康

榦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令歲華峯朋友中

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沉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為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源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為説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恭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幡然改悔而欲為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為恐有志

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斡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名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為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蹍嚙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為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巳自修繼今以往凡

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静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聽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正以不相見為懷諸子以為閣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何如耶草草㚔亮之

勉齋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十八 九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勉齋集卷十八

宋 黄榦 撰

書十五 銘

復李汝明書 鑑

中間獲奉欵晤竊觀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相别忽忽為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葢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虚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只是靠著

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為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無偏詖之病然敬該

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内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為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翰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模如何後便望示及

閑居玩理想不為無見顧衰晚益覺為學須是驗之於

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餘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間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藴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

餘良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盡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為學

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去相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湫溺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更異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

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為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沈此為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遊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為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榦於諸生中私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閭書會不可復集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兩年

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粗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李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藥雲叟書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為妙也幹仰惟

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為巽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功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為人所凌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鯀歲晚又丐祠若得歸便洒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

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為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為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為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為乞人之所為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但

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為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忍貧讀書切已進學為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為致意

又

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閑居更益厲所學為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熹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閑莫大之

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叙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復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遊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良友賢聞見浸廣陶冶詩什吟咏情性乃能進益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人有云鯀與令叔為黨紿令尊丈莫遷以遂令叔先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哉

吾為兄長而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為家主人誰有異議
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餘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未
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嫌隙相猜疑年來御覺
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不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
區處其間者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遺世
之後令叔數過家閒商量事餘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
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餘與令
叔黨尊丈多過舊里餘亦數數襆被同寢情意頗密夜

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不以縣為黨尊丈那
斡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
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怏
怏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何義
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一不可兩
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締創之
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
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使令叔移

入城又何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自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為禮法之室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為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嘵嘵如此哉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孤寡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為子孫計今

雖已殁而英靈魂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精細讀棠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嘗自省熟嘗為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為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

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為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為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畧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閒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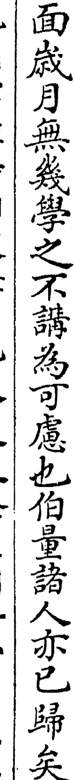
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哥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嫚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榦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為兩榦即兄弟也又抽而為小枝即子孫也為子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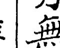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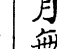
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為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為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榦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為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克廣之知

我罷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餘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克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丐祠之請不蒙俞允丐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為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須在








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畧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為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回考亭諸友劄子

榦復辱劄翰以祀事畢令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榦何足以當此重念衰晚為貧逐禄廢學日久惕然於懷引

疾奉祠來歸寓里正有望於朋友切磋之益若又退遜則終無請教之日矣敢不偕述所聞以期鐫誨布謝崖畧併希情亮

與楊德淵書 溥

國博令孫有嫁母之喪聞不為持服亦不往哭嗚呼天下固有無母之子哉賢者之後禮法之家一至此耶想其令孫年少未更事事必取決於族人之長者則德淵諸賢皆不得辭其責矣又聞亦嘗謀諸城中長上以為

法不當為服此大非衰晚所能曉年來風俗大壞人紀不立雖賢士大夫亦未免有可議者流風滋熾遂有今夏之事令人有不忍聞者然推此不為服之一念亦何所不至耶在禮父卒為母則齊衰三年父在為母則杖朞而繼之以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不可易之大典也慈母父之妾也父命之使慈已者其服尚如親母今為人後而為所後視其母乃不得與父妾比何其無人道之甚耶出母嫁從為之服報禮也謂之出母則為父所

棄逐者也其旣嫁也子尚為之服朞母有過父得棄之
子豈得而絶之哉況其母又未嘗為父所逐者耶若曰
母嘗不恤其子挈其家貲以歸不復有母子之恩矣是
可無服也然則處頑嚚之際所以虐其子者亦無時不
至矣負罪引慝則聞之未聞不為之服也父母天地也
豈較曲直之地耶毀冠裂冕絶滅人道一至於此豈不
大可傷大可痛耶想國博之賢亦將為之目不瞑於地
下矣又聞其令孫來歲便欲赴銓如此則行將仕矣君

臣父子人之大倫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其母而能忠其君者也其亟於赴銓豈非欲急為仕進計耶方入仕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議凛然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求一二年之速仕而犯終身之大戮亦非計之得也辱國博之知甚至不忍其孫之無知至此不得不相為言之切兾德淵諸賢痛為解説早自悔艾亟為制服往奔其喪服以朞而心喪以三年哀痛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故庶幾無愧於

為楊國博之孫矣苟能如此則尚可以世契之故以書問相往來不然則亦不容不自絶也豈有無毋之人而尚可與之交耶言之至此令人哽塞切幸亮之

荆南與吳宣撫乞罷置櫃事

幹竊見宣撫侍制德望足以高一世者以其寛大和易有以服人心耳除命之下兒童走卒無不鼔舞此正自古英雄所以建立事功之機也然位望既尊則下情易隔侍御者不察吾平日待下之意而徒欲為尊嚴其上

之儀使吾寛和之心一變而為森嚴之狀人心一失聲望將減甚非所以成宣撫待制之美意也置櫃一事益恐不能盡接四方之士以廣其聽聞然或者以吾為不屑以接見而遂為是舉如此則非吾平日待士之意矣今莫若先出文牓卑詞下意以求裨益然後撤去元櫃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晩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僉廳官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其無

可來者亦第其高下饋以薄禮如此則四方之士莫不于于然而來矣至於四方書劄亦委所差官置簿收接於書院中委一士人可託者置簿交收逐日契勘發遣回書庶免隱匿滯留之意

與宇文宣撫言荆襄事體

今日之患莫甚於諸將之為敗荆襄去朝廷遠故其敗特甚武昌十萬之兵付之庸將有虛籍有老弱其間可用僅及三分之二敗衂之餘盡聚之襄陽不過二三萬

人鄂州荆南全無大軍頃見薛撫以戰艦無兵盡刷其瀘老者千餘人皆皓首執幟立於舟上州人相視以為兒戲向者所創鄂州一軍豈專欲守襄陽哉大軍僅足守襄陽則卒有緩急數百里之地又何所倚賴軍籍旣少又皆貧困無聊至有妻女求食於人者至於主帥則其所服用皆精選其所愛幸皆姝麗又安責其善戰士大夫莫敢議其軍政者其事又難言也偏裨之中又甚可駭緣頃嘗宣總帥三司差往提點信陽三關是時襄

陽遣三將各將千人以守三關癃老惷愚曽卒伍之不若輈深竊憂之亟以書白陳副宣副宣復書曰其軍中大抵皆此物此蓋以庸繆之帥擇庸繆之將豈暇討勇力事藝亦不過以其善奉承而遷之耳是以臨敵之際不戰而潰襄陽之圍將因敵人之退而乘之使之正與為敵亦有棄甲而遁耳今若因仍舊貫使此人將此兵宣司日出數百萬緡復招數十萬兵以益之其相習成風未見其可用也為今之計者要須振起而更張之多

遣官吏賫金帛招勇敢强有力之人擇良將以統之屯於巴陵公安之間不使之習見鄂州將帥之故態日夜教閱其不如令者繩以軍法使之感恩而畏威則庶幾緩急不至復蹈前日之轍鄂州見軍屯襄陽者且使舊帥統之以守襄陽吾之所自立一軍别擇主帥氣勢既張則襄陽之帥亦不待易而惟吾之約束彼見吾所自立之軍紀律嚴整則亦將變其故態皆為精兵異日事定從而移易之亦不難矣自去夏唐州一敗之後不復

敢言進取敵已知吾軍之弱矣去冬德安襄陽之圍其初猶有救援之兵然而每戰輒敗自後數月絶無一騎敢向之者敵又有以知吾之弱矣然猶有魏友諒一軍萬伍千餘人退襄陽二百里以守荆門雖不能退襄陽之圍尚足以為荆門之敵二月十有四日敵騎數千未至荆門數十里友諒策馬先遁諸軍從之敵遂悍然據荆門以瞰荆南此又豈待遣間諜而後知吾之弱哉使和可成城可保敵人厭兵不復言戰武昌十萬之師尚

不可不為之修復其舊况敵人之情詭詐難測萬一秋
高馬肥乘吾之虛以擣荆襄非兵力之盛其何以禦之
使吾兵備飭整敵人見吾之强則亦將望風而莫敢來
縱使之來吾有以待之亦不至於倉皇無策矣此一事
者其利害最大可以振起數十年軍政之獘可以强國
可以服人與夫蹈常襲故有敗無成者相去遠矣

又晝一六事

一江陵城壁較之襄陽其厚薄高下僅得三分之二所

以令此人心極為皇皇向者築城之人務為欺誑於低城上高為女墻以惑外觀吳宣撫為設險之計無所不至獨於城壁尚未暇及今宜增之使高至於城薄亦須培之使厚攻城之法不過攻吾城脚令縱未能盡使之厚且培城脚高丈餘各厚五六尺稍有餘力又逐旋培之城壁既堅則在我有可恃之勢矣鄂州軍餉所聚人物繁盛控扼險要乃全無城壁去歲陳副宣欲以錢數萬緡助鄂州築城太守不從而止

今移趙守守鄂聞其人頗喜事宜力賛之此急務也
恐燒磚鳩工具器用非一日可辦宜先以書委官肩
使一面措置
一荆襄粮食空乏之深可為慮葢彼中連年旱荒決無所
從出今歲江池人民流離旣不耕種亦決無租賦可
輸若俟到彼而旋請之則無及矣莫若便請於朝乞
撥何處米以實荆襄便就此委官前去催促庶幾易
以辦集

一諸軍器甲全少荆襄湖北事力已竭責之打造未必足用今亦宜請之於朝行下他路打造應付亦合便委官前去催督鐵甲用工最多未必便能辦集目今綿絹新熟宜早委官於湖南收買以備軟纒之用長鎗弓弩軍中固不可闕然則敵騎之衝突則長刀巨斧又鑣尤為要切此等器械新招之軍不教而能不可不多置也

一義勇民兵只可用以守城不可恃以野戰葢其心終

是自謂百姓未必有死敵之心也又統之者皆是總首不過鄉里有物力之家恃之野戰未必可用但擇其强者教之弓弩用之守城可也向聞義勇至府吏輩例有需索總首又有誅求故其間不無私下放免及代名抵替之弊此當申明約束敢有犯者以軍法治之可也

一忠義軍之名甚佳其人亦可用但其實只是相聚為盜賊緣頃在信陽聞董達者其下有二千人日遣其

徒劫掠平民至官司調發則逃匿山谷不肯為用前此聞其欲俟敵人之至便先焚燒應山其後亦聞果如其言此曹若不早為區處異日必聚為大盜須是得其願充正軍方入紀律拔其首領命之以官方知自愛

一沿江南岸全無守備戰艦不可不早備水手不可不早招兵法先聲當使敵人望風而不敢犯乃為長策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為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為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為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十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

後他郡縣亦有做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粮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塲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刼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葢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

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群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

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代胡總領論保伍

某猥以庸虛誤蒙委寄總餉淮右責任非輕每念先世

當紹興間力抗姦臣扶持大義其若不勉盡忠悃是無以報君恩而見先世於地下也竊見金人扼我雄據中原垂九十年矣天地之數窮則必復今自更化以來正人登庸庶政修舉和氣充塞年穀屢登彼中無道骨肉相殘外敵侵追旱蝗洊臻狼狽遷徙此天厭邊寇而啟吾國中興之兆斷可見矣聖君賢相經營圖國固非庸凡所能測識然愚竊料之今日之計莫急於經理兩淮長江者江南之藩蔽兩淮者又長江之藩蔽無兩淮是

無長江也今日遻守明日擇令今日浚壕明日修城是
亦足恃以為經理乎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力之不足沿
江數千里屯戍之兵不過二十萬分戍淮郡多者二三
千人少者數百人雖有守令何所用力雖有城壁將誰
與守豈不可深慮乎愚竊以為防江之兵力固不可不
增戍兩淮然有策於此不張皇不勞擾坐得一二十萬
之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境土國家何憚而不為此
葢為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

地夫南北之人氣禀不同以淮人而較之江南之人則强弱勇怯大不侔矣生長淮壖與敵相諳騎射劒戟其所素習山川險易其所熟知淮陰之韓英六之布皆淮人也曩者敵人衝突遇大軍則索戰遇淮人則退卻此其明驗也又紹興開禧閒敵人犯淮俘擄殺戮切骨怨憤所欲甘心於敵人者其素志也籍而用之豈不賢於防戍之卒乎又其地廣漠所務農桑所蓄米麥因其農隙教以習戰無養兵之費而得養兵之用計無善於此

者矣然而用淮人之策必先明保伍自五家為伍則伍有伍長五伍為隊則隊有隊長四隊百人則有百人之長五百人則為一將二千五百人則為一軍有統領四軍萬人則為統制以總之度其郡之大小廣狹而為統制多寡之數又立都統制以總之自都統以下各以物力高下人才服衆為差自軍將而上則朝廷給之官資以下則制司補以文帖其為保伍不過以防捍鄉井為名而已及至緩急人自為戰皆精卒也保伍既明則為

之置立堡寨蓋淮民散居平土卒有緩急米麥無所藏妻孥無所託不為俘擄則為餓莩不甘於轉死則去為盜賊惟或依山或附水創置寨屋立囷倉使各隨其隊伍而居之閑居則預藏米麥有急則安存老弱既有所居則莫不愛護鄉井與冦為敵二者既定則寛其力役以安之設馬監置軍器以資之兩淮之民不若於稅而苦於役州縣之吏知其稅之輕也則重役以困之有保伍有總首一有行移總保俱受其害今既籍為保伍凡

有追胥行之保伍足矣而總保可廢也人免總保之苦則亦樂於保伍之法不待驅而自從也兩淮之地承平之際畜馬成群開禧之後靡有孑遺今馬之價數倍江南而人之畜馬者絶少淮人長於用騎而苦於無馬其所乘之馬亦不必産於西北凡江南常馬畜於其地風氣堅勁水草肥饒亦皆可用惟廣鬻江南之馬而畜之淮上隨其保伍因以給之又為之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而軍政可成矣雖然天下未嘗無可用之法而

常患無能用之人朝廷擇一制帥而付以閫外之任乃獨置之江南而於淮甸之事旣未嘗諳悉又僚屬不許辟置則朝夕所與圖事者又將何所恃乎愚以為莫若移制司於歷陽居兩淮之中而去江咫尺文移往來莫此為便又許之自辟其屬四五人往來兩淮措置保伍則庶幾所立之法不至徒為文具矣此法旣定忽有小警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而彼自有以處之此與調江南之兵相去萬萬也且不惟足以禦敵而已兩江之民遭

丙寅之危瘡痍未合今聞敵人遷居汴京莫不狼顧脅息皆有棄田廬挈妻子或渡江或入山之意其間素號勇悍者則將且伺變竊發向者湖海張軍三之變為兩淮之害甚於敵人今若不早為之所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皆攘臂而去矣惟結為保伍而使物力最高者統之則為首者皆知自愛而其下亦各有服屬既有險阻之可恃則不至輕去故鄉既有上下之相維則不至輕為盜賊此非愚之策也管仲內政之策也朝廷所

議邊事每以張皇為慮今以保伍為名以防託鄉井為說則不至張皇而屹然有不可拔之勢矣

回總郎言築城事

榦復蒙台慈寵示劄榦遣至濠寨官陳校尉并所畫城圖令榦再行相度仰認其官體國憂邊思患預防之意榦與一郡吏民不勝感激榦一介書生於世事都不通曉向來所建築城之議亦是世俗常談其所畫城壁方向亦是臆度已見今蒙台念因得聞所未聞遂飭郡僚

陟降觀覽形勢雄壯誠如台諭嘉定五年閒郡守趙朝
奉亦嘗借到壕寨李忠顯相視計料亦只欲築向西一
面接連大别山為固東西兩面下瞰大江不築城壁其
後制置司疏駁三事其一以為錢監之側有水坑難修
築其二以為大别山濶遠空難用工其三以為南面鑰
匙頭之外既有空地恐不足禦敵趙知軍遂不敢復請
今同壕寨官相視前一項錢監之側即無水坑但後面
兩項亦有可疑今以鄙見與趙知軍所請規摹較之趙

知軍所請即令使所請示之圖也乃是鄂州大軍中原立規模如此榦所請只欲依郡治後小山向西築至朝天門即自朝天門斜取壕東門過水軍寨至南紀門沿堤包築後接郡治後山周回不滿七里則四面皆有城壁一城之民知有城壁則人心可安城之四面皆可相望廂禁軍及市兵以至義武民兵亦可固守但以形勢論之則城不若併包大别山之為壯也然欲築四面一帶接連大别山為固則形勢雖是雄壯顧其間亦有可

疑者面面向南鑰匙頭之外有地數十丈既無城壁則敵人必窺恐難守禦合肥之城可謂雄壯只有水門可入賊人攻城徑趨水門合肥之人危如累卵其可疑者一也自錢盈之側向南至江並是依山創築城壁誠為險要但去民居遙遠如大别山則相去又高且遠緩急之際欲帥市民以守城則其聲援委不相及其可疑者二也築城雖以禦敵然兩軍相向姦民四起東南兩面既無城壁姦人窺伺官司難以稽考安知舟中不為敵

國向日守城幾於不免者無城壁以稽察姦盜耳其可疑者三也四面皆有城壁人心皆有所恃則顧其室家不忍遷徙官司亦可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東南兩面既無城壁人心不安皆相率而渡江矣雖有大别之山將誰與守其可疑者四也大别山一帶其上下濶其兩旁皆險峻誠為可恃但其下若不刻削其上若不築城則形勢凌遲亦可扳援而至若欲刻削則其山多石難以施工若欲築城則其山無土亦難用力費用浸廣功役

難成其可疑者五也如鮝之說方為城郭如趙知軍之說則特為一關隘耳非城郭之謂也然大別天險委是雄壯若欲守禦亦不可廢為今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先如鮝之說築為周圍可恃之城令其堅固而不可拔然後於西北隅接連創築依城以至大別山之上大別之顛或累石或用木為欄障要使內城堅固而其外特以為之護衛耳如合肥之城亦然使外城可守則用以卻敵不可守則退守內城內城既固孰敢頓兵其下

久而不去哉大抵建功立事須是思其始而圖其終考其利而究其害務求其實而不求其名每觀世道日降人心日薄士大夫之為國謀者必不如其家為民計者必不如其身但圖一時之名但思一己之利畀日之可恃皆不論也區區之愚更望台慈將鄙所陳闗之計臺聚三司屬官而通議之如鄙妄論或有未當亦望疏駁行下往復詰難務求至當之策使早有定論日下計度便行燒磚買木成就歲月之間不勝吏民之幸

銘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六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粗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小無大亦一理

醡床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祗以覆其餗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歉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與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為不平之平乎

勉齋集卷十八